

第一章 緒論

前言

晚清時代科學之途壅塞，致使許多士子不知該何去何從，此時的他們在科場接連失敗，於官場又屢遭挫折，有雄才大略卻也無處施展，只好逃避到妓院梨園裡，當然這樣的現象也不全然是科學制度的錯，而是政治、社會大環境的急劇變化所致，而狹邪小說正是反映這種現象的一面特殊之鏡。名士們不屑涉足官場，與功名之路愈漸疏離，這也暗示著晚清已走向末路；晚清狹邪小說中的妓女們從嚮往從良到拒絕從良，名士們更是用文章表達了自己對封建文化的否定與絕望，一方面覺世、醒世功能希望能藉由小說醒世俗之庸愚，二方面希望達到洩憤、揭露的主旨。在狹邪小說裡的主人公大多在中年時漂泊歡場，躑躅中年茫茫歧路，天地之大卻無所容身，因此逃到小說、歡場裡罵盡人間讒諂輩，揭露一切社會弊端與抒發心中抑鬱與不滿，所以晚清狹邪小說也是有其文學上的價值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晚清是章回小說開花結果並蓬勃發展的年代，而晚清狹邪小說卻也常常因為敷衍豔跡、文學技巧不足而流於溢惡狹邪嫖界指南小說，所以狹邪小說才會常常遭受到被忽視的命運。小說自古以來被稱為小道文學，而中國的文學傳統多以文以載道為中心，因此一般研究者大部分是以是否能反映社會、是否有助教化、是否具有現實意義為中心，並用這樣的方式來論定晚清小說的價值。狹邪小說往往因為不具有以上傳統特質，因此不免被認為無足可觀，缺乏文學的藝術價值與意蘊內涵，但是這樣的定位卻抹殺了狹邪小說的其他深層意義。

《花月痕》創作的年代正是兵馬倥傯的晚清末世，政治、社會、國際情勢等動盪不安，這樣的年代下產生的《花月痕》不僅欲想用匹夫之力針砭國政，也想透過小說呈現當時動盪的大環境，因此小說中處處可見作者對國政的用心與評

論，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作者並未受到國家重用，但是小說內容裡明顯可以看出作者的憂心忡忡，這樣特殊的年代為何產生狹邪小說，而這些作者想要透過狹邪小說表現什麼？訴說什麼？也是筆者所要探討的重點之一。

《花月痕》被魯迅歸類為溢美類的狹邪小說，就內容上來說近似於明代以降的才子佳人小說，不同的地方在於把純潔美麗的後花園場景轉移到商業性質交易濃厚的歌樓酒館、妓院裡，人物也從才子文人與才女佳人變成了名士嫖客與名妓優伶。《花月痕》與其他狹邪小說的不同處在於，內容上較多的是反映出作者自己的人生遭遇，他將自己化身為小說中的主人公韋癡珠，訴說出自己的際遇和人生感念以及心中對家國的責任抱負，無奈懷才不遇又生不逢時，國家的動亂導致妻離子散家園殘破，因此在主人公韋癡珠身上所投射的正是作者魏秀仁的現實人生，而作者也很巧妙的創造了另一人物韓荷生與韋癡珠在小說中雙線進行，或者也可說是並行不悖，因為韓荷生正是作者理想人生的投射，在現實中無法完成的欲望全都藉由韓荷生這角色一一實現，因此在小說中的韓荷生可以說是戰無不敗，屢受朝廷重用，而且在愛情上也是極其圓滿令人稱羨。這樣雙軌式的方法進行小說情節是《花月痕》的特色，兩種人生、兩種人格各代表著作者的現實世界與想像世界，也反映著作者的心理特徵。由於以上這些原因讓筆者引發興趣，想進一步剖析作者的人生與《花月痕》之間的關聯性，這些關聯不僅表現在作者與主人公韋癡珠之間的心理印跡以外，另外也透過詩詞酒令傳達了一些較細微的心理狀態，而這些表現手法是作者有意？意或無意的表現呢？作者的寫作目的為何？他所表現的又是怎樣的心理狀態？這些都是引發筆者研究《花月痕》的主要動機。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將研究範圍置於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期所形成的狹邪類別小

說，討論促進狹邪小說產生的時代養分，以及歷史原因和對後世小說發展的影響，又根據學者魯迅的分類，狹邪小說一共分為三個發展時期，開始為溢美期，此時期的代表有陳森《品花寶鑑》、俞達《青樓夢》、西冷野樵《繪芳錄》、魏秀仁《花月痕》；中期為近真期，此時期的代表有韓子雲《海上花列傳》、二春居士《海天鴻雪記》；末期則淪為嫖界指南的溢惡期，此時期的著作有張春帆《九尾龜》、夢花館主《九尾狐》、孫家振《海上繁華夢》。在這些分期中，本研究所著重的重點在溢美期的狹邪小說，其中又將討論重心置於魏秀仁的《花月痕》，探討作者與小說的密切關聯性、創作技巧、象徵美學、女性塑造，以及精神分析。

二、研究方法與目的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共分為三個部分，其中第二章到第三章研究晚清小說興起如何帶動狹邪小說發展為主，使用的研究方法屬於傳統大範圍的社會研究，以及晚清小說、狹邪小說發展的歷程研究，並且討論外在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下，如何讓晚清小說的內容更具有特殊性，進而探討青樓文化是否也提供了狹邪小說興起的養分，晚清狎妓之風的盛行是否也帶動狹邪小說的發展？娼妓們既然為當代社會的最低階層，她們的角色與傳統儒家背道而行，但是比起其他階層的婦女卻更自由、更不受傳統束縛，因此對於文人墨客來說，她們更是激發藝術創作的重要泉源，所以各個朝代對於狹邪類別的小說也從此開始慢慢發展。

第二部分集中在第四章、第五章為《花月痕》文本、作者研究，先探討文學史上如何評價《花月痕》，而《花月痕》在文學史中又是如何定位？因為整體來說，《花月痕》並不完全純粹是狹邪小說，就內容來說反而較近似於才子佳人小說類別，而又以悲劇收束的這種方式，使傳統才子佳人的浪漫更臻至另一種完美。關於作者的部份則採用傳統的人物分析，先討論作者家庭的生長環境背景，以及作者生平梗概、著述等，利用作者的生平事蹟和其他著作，找尋並歸納《花月痕》的創作機和小說內容中的各種影射以及抒發，再來就是直接開始文本分析，討論《花月痕》在創作手法上的特殊性，雙線同時並進互相輔助相映，同時

衍生出的意象美感，討論作者之所以將書定名為《花月痕》的原因，又依著這些自然物象進而討論與小說內容的相關連性，甚至如何地影響著小說以悲劇收束全文，存留殘缺完美的動因。

第三部分集中在第六章，主要以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各·拉岡(Jacques Lacan)的理論，以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的方式，討論《花月痕》文本與作者之間的心理關連。在本章的一開始先將所會使用到的拉岡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作一個簡單的介紹，包含：鏡像理論、三界說理論、隱喻與換喻作用等，之後實際將理論運用解構《花月痕》，探討鏡像在作者與各主人公、說話者小子之間的相對映關係，使讀者更能了解作者的創作實非偶然虛構。三界域理論讓《花月痕》的內容變得更加緊密，想像界的韓荷生、杜采秋；象徵界的花與月；現實界的韋癡珠、劉秋痕，三界相互交織、互相影響，也讓每一環更具有完整的意義，而想像界的韓荷生又莫不是作者本身他者欲望的生成，藉以達到作者人生欲望的滿足與完滿。

第三節 前人研究概況

《花月痕》雖然曾在晚清風靡一時，但是真正以它作研究的專書或論文卻不多，有的多是單篇文章夾雜於晚清小說興起的研究裡，筆者就前人研究的幾篇論文作一些簡單的討論：

一、金洛喆〈《花月痕》研究〉¹

以傳統文本研究方法研究《花月痕》的內容、人物、以及藝術分析，首先討論了狹邪冶遊風氣之承襲，以及《花月痕》是否為才子佳人模式之延續，進而用失意文人的主題說到小說的創作背景以及寫作特點，在對於人生的富貴功名以及美好愛情方面也多有論述，認為主人公韋癡珠是當代亂世的犧牲品，說明了主人公在現實環境與用世理想交戰下，精神倍受痛苦的煎熬，原本滿腔熱血報效國家，反而變成失望，因此他蓄積了對社會、時代的不滿，一股腦兒宣洩在小說中，將懷才不遇的悲痛娓娓道出。在愛情方面用較多的筆墨討論韋癡珠與劉秋痕愛情

¹ 金洛喆：《《花月痕》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的相遇、困境以及生離死別，在宣洩的同時則用韓荷生以及杜采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美滿結局，將作者對現實缺陷與不足予以補償，也可以說是作者游離於現實之外所尋找的另一條精神出路。

對於人物塑造方面，本論文研究者將人物分為形貌、心理、動作等三種刻劃方式，而研究的方法多屬於就文本作者的語言文字敘述功力加以將人物活現為主，外加討論小說中人物常用內心獨白方式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動以及狀態。最後針對《花月痕》的藝術手法加以分析，在結構上也有討論小說雙線行進和尖銳的對比現象，而且認為《花月痕》中作者所使用的對比是自覺的、有意識的進行，是經過作者的匠心佈置以及藝術加工的，不像早先的古典小說那樣，對比大多屬於無意識的、不自覺的、自然形成的，因此往往也較為平淡。在文字技巧方面，金氏討論了學者對於《花月痕》典麗詩詞文筆的兩派不同意見，其一是讚揚其文采華茂，典麗纏綿；其二是貶斥其詞藻誇飾，其中最為人所詬病的是聯列太多蛇足的詩詞。而金氏對於這樣的狀況提出了他的看法，認為魏秀仁的詩詞並非十全十美，從作品藝術性來說，高逸有餘卻雄厚不足，給人有纖弱的感覺，題材方面也過於狹窄，格調太過悲涼，表現出濃厚的厭世思想和惆悵幻滅的情調。這樣的藝術手法分析也是本篇論文較為精采之處。

本篇論文通篇較著重在主人公的悲劇性人生與命運，強調的是人生的黯淡、無可奈何的一面，最後更將韋癡珠之死套上了謫仙模式，解釋了主人公之死的悲劇必然性，也抒發了作者心中的憫然悲憤。雖然本論文沒有使用許多外國心理學家的心理分析來探討有關人物心裡那部分，他所用的研究方法多為傳統文本研究法，因此這樣的前人研究成果下也剛好促使後進有更多的研究空間。

二、戈壁〈《花月痕》析評〉²

本篇論文簡單討論了有關作者的生平、著作以外，對於小說情節的部分也有交代清楚，在主題分析的部分事本篇論文最精彩的所在，研究者說到小說以窮通

² 戈壁：〈《花月痕》析評〉（共分兩期，載於《明道文藝》222期、223期，1994年10月）。

晚清狹邪小說中的花月意象—以《花月痕》為中心

兩線的對比表現自傷並謀求假象的平衡，用宿命關來詮釋人生，韋癡珠、劉秋痕是自況，並表現出自憐的感傷；韓荷生、杜采秋則是作者假象平衡的寄。研究者還指出《花月痕》藝術創作上的特點不僅伏筆手法用詩籤暗示主角的結局外，花、月、痕的這些意象的象徵手法也運用得極為巧妙。最後面有關於作者魏秀仁的學藝表現方面，戈氏做了許多的研究，包含《花月痕》對《紅樓夢》的承襲，以及小說中各種各類的詩詞、酒令、聯句、駢文、對聯、燈謎都做了一番透徹的歸納與整理，也提供筆者一個很好的材料研究方向與思考。

本論文最特別之處是對於後八回的質疑，並且提到後八回與成書時間不合，推測有可能是作者返閩之後自行增補，也可能是他人妄增，原因在於，後八回的行文風格與前面迥異，不僅橫生枝節，也多添加了許多通俗小說的俗套、歪曲史實的假想成分，並雜以妖怪鬥法令人無法與前面接連是同一人所著，這樣的看法也確實有其令人存疑的疑慮。

三、劉紹鈴〈《花月痕》評點的敘事想像〉³

本篇論文主要是藉用《花月痕》評點，討論「評點」作為一種文學批評形式，並說明整個評點文類的流行，事實上是隨著中國逐漸形成的市民社會所共同建構而成的。在《花月痕》中所出現的評點方法如：插敘、補敘、實筆、虛筆、山斷雲連法、草蛇虛線法等，逐漸成為《花月痕》自身一套完整的批評公式予規範，將一個看似線性發展的故事敘述中，企圖找到其內在的規律性，以及有著時間、空間緊密關係的序列結構。

本篇論文還討論到所謂的敘事節奏，說明小說與音樂之間的神秘親緣，認為小說主題如回旋曲一般，不斷的有規律性的重現，並與幾個次要的主題交替而形成一種節奏，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將「重複」概念運用在小說中，研究者指出《花月痕》確有這種重複的節奏，藉由一個不斷重複的關鍵詞，進而發展一個長的思索，小說的旋律之美也就此汨汨流洩，但是在《花月痕》評點中一些反覆出

³ 劉紹鈴：〈《花月痕》評點的敘事想像〉（《中極學刊》第三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03年12月）。

現的詞語：花痕、月痕、風、雨、哭、笑、淚、梅等，只有在回到敘事結構當中，才能突顯其重複存在的價值。

本篇的研究者跳脫了一般研究《花月痕》的傳統作者、文本、人物分析，反而將整部小說的語言完全拆解開來，試圖在語言文字表面找到《花月痕》的內部關聯性，用不同於其他研究學者的方式從批評文學方式下手，使得此論文開創了一個他個人所獨有的研究方法。

晚清狹邪小說中的花月意象—以《花月痕》為中心